



被隐藏的孩子

The Hidden Child

Camilla Läckberg

〔瑞典〕卡米拉·拉克伯格 著 辛可加 译

追问过去，没有人能逃脱……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夫雅巴卡推理系列

被隐藏的孩子

The Hidden Child

Camilla Läckberg

〔瑞典〕卡米拉·拉克伯格 著 辛可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7703

Tyskungen (The Hidden Child) © 2007 by Camilla Läckberg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Camilla Läckberg
c/o Nordin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SHANGHAI ELEGANT PEOPLE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隐藏的孩子/ (瑞典) 拉克伯格著; 辛可加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ISBN 978-7-02-009826-2

I. ①被… II. ①拉…②辛… III. ①犯罪小说—
瑞典-现代 IV. ①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5449 号

责任编辑: 王海波

吴继珍

文学统筹: 薛鸿梅

装帧设计: 张志全

被隐藏的孩子

[瑞典] 拉克伯格 著

辛可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06 千字 开本: 895×1270 毫米 1/32 印张: 11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978-7-02-009826-2

定价: 28.00 元

1

静谧的房间里，只有苍蝇疯狂拍动翅膀的嗡嗡声。椅子上的男人一动不动，而且已经很久没动过了。如果人被定义为活生生、会呼吸、有知觉的动物的话，其实他已经不再是人了，此时他已沦为一堆饲料，化作昆虫和蛆的乐园。

成群结队的苍蝇围绕着这具一动不动的尸体嗡嗡作响，时而翕动着舌头在其表面降落，然后又飞去找寻新的着陆点；虽然它们小心翼翼，还是免不了撞在一起。尸体头部的伤口周围尤其具有吸引力。融有金属气息的血腥味早已散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腐臭、更甜腥的气味。

整个夏天，那个长久以来挥之不去的念头都在艾丽卡心中萦绕。她反复权衡，仍难以抵挡去楼上那地方的诱惑。但她从前最多也只到过通往阁楼的楼梯下面。她只是担心，担心她可能发现的东西，担心一经刨根究底，那些她不想承认的事会浮出水面。

她很清楚，帕特里克好几次都想找她问个究竟。看得出，他很奇怪艾丽卡为什么不愿意看他们从阁楼里找出的那些笔记本，但他没问出口。一旦他果真问起，她也不能回答。最令她恐惧的是，也许她对现实的认知将因此而改变。她对她母亲的印象——她的为人，她对待她女儿们的态度——一直不太好。艾丽卡一只脚踏上楼梯的第一阶。楼下客厅里传来

玛雅欢快的笑声，帕特里克正陪她玩耍。听着那声音，艾丽卡安心了不少，又迈出另一只脚。再有五步台阶就到顶了。

她推开活板门，爬进阁楼里去，扬起的灰尘在空气中打转。箱子靠在后面的山墙边，是个搭配了金属锁扣的老式木箱。艾丽卡隐约记得这种款式叫做“美式木箱”。她走上前，坐到箱子旁的地板上，抚摸着箱顶。她深吸一口气，拉开锁门，掀起盖子。一股霉味顿时腾起，刺得她鼻子一阵抽搐。如此独特而浓郁的岁月气息究竟因何而来？多半是霉菌的杰作，一想到这里，她立刻觉得头皮阵阵发痒。

艾丽卡仍能忆起她和帕特里克刚发现这个箱子、翻弄其中的东西时，那股骤然将她淹没的情感洪流。她缓缓地拿起一件，然后又一件。她和安娜童年时的画作，上学时做的不少小玩意，全都被她们的妈妈埃尔西保存了起来。艾丽卡一边重温回忆，一边把它们一件件拿出来摆在地板上。她要找的东西在箱子最底部。她小心地捧出那块布，终于，又一次将它握在手中。这件婴儿的衬衣原本雪白的，可当她将衬衣举起、迎向阳光时，看得出它已被时光染得泛黄。她无法将视线从衣服上那些褐色的小斑点上移开。起初她以为那是锈斑，但随后却意识到，那一定是干涸的血迹。在孩子衬衣上发现血迹，多么令人心碎。为什么这件衣服会在阁楼里？它是谁的？她母亲为什么要把它留下来？

艾丽卡将衬衣轻轻地放在身旁的地板上。她和帕特里克刚发现衬衣时，里面还裹着东西，可现在不在了。那是她从箱子里拿走的唯一一件东西——裹在染血衬衣里的一枚纳粹勋章。勋章初次映入眼帘时，她感到惊愕。她的肝脏狂跳不止，口干舌燥，关于二战的种种新闻报道、文件记录顿时在眼前飞闪而过。夫雅巴卡为什么会有一枚纳粹勋章藏在她家里、她母亲的遗物之中？这真是荒谬。她想将勋章收回箱子里，锁紧箱盖，但帕特里克坚持要把它送到一位专家那里作详细鉴定。艾丽卡颇不情愿地同意了，可她脑中却似有许多声音在呓语，在警告，预示着不祥。但她的好奇心占了上风。六月初，她带着勋章去找一位二战史方面的专家，运气不错，很快他们就对这枚勋章的来历有了更多了解。

但艾丽卡最感兴趣的还是他们在柜子最底部的发现：四本蓝色笔记簿。她认出了封面上她母亲的字迹。此时，艾丽卡将笔记簿从柜子里取出，食指抚摩着最上头那一本的封面。每一本都贴着“日记”的标签，这个词不禁令她心中五味杂陈：好奇、激动、急切。但同时也有恐惧、疑虑，以及一种侵犯她母亲隐私的强烈感觉。

“艾丽卡？”帕特里克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

“怎么了？”

“客人们来啦！”

艾丽卡看看她的手表。哇，已经三点了？今天是玛雅的第一次生日聚会，他们的家人和最好的朋友都会来。帕特里克肯定以为她在楼上睡着了。

“我来了！”她掸掉身上的灰尘，迟疑了片刻，才捧起那几本日记和那件婴儿衬衣，走下陡峭的阁楼楼梯。楼下传来了低低的话声。

“欢迎！”帕特里克侧身迎进他们的第一拨客人。他们是通过玛雅才认识了约翰和伊丽莎白这对夫妇的。他们有一个和玛雅同龄的儿子，威廉。他喜欢玛雅的程度，为他们前所未见。但有时他表现得有点过分。威廉刚一瞥见门厅里的玛雅，便像推土机一样冲上前去，使出美国冰球大联盟选手的架势将她扑倒。玛雅自然不喜欢他这种作派，威廉的父母不得不将满面放光的儿子从尖叫着的玛雅身上拽起来。

“儿子，别乱来！对女孩子要有分寸。”约翰一面搂住儿子、不让他进一步示爱，一面用眼神狠狠警告他。

“我看他追女孩子的技巧和你以前用的差不多。”伊丽莎白笑道，不过她丈夫显然没被逗乐。

“好了，好了，宝贝，没那么糟，”帕特里克哄着玛雅，“起来，起来，没事了。”他抱起啜泣着的女儿，搂在怀里，直到她的哭闹声渐渐减弱为喃喃呓语。然后他把她放下，轻轻往威廉的方向推了推，“瞧，威廉给你带来了什么？一份礼物！”

这个有魔力的词立时见效。威廉郑重其事地向玛雅献上一份扎有漂

亮绸带的大礼。两个孩子都还没完全掌握行走的要领。威廉捧着的礼物对他而言太重了，立足不稳，往后栽倒。可他一看见玛雅破涕为笑，似乎就忘了疼。当然，他身上一片垫得很好的尿布也帮了大忙。

“咿——”玛雅兴奋地撕扯着绸带。两秒钟后她便现出挫败的表情，帕特里克连忙伸出援手，两人一起拆开礼盒。玛雅从盒子里拎出一头可爱的小灰象，一时爱不释手。她把小象抱在胸前，双手环着那柔软的躯体，不停跺脚，于是顺势倒地。威廉刚想拍拍可爱的小象，玛雅就沉下脸，摆出挑衅的姿态；于是她的小仰慕者显然认为得加倍努力才能得手，大人们都感到一场新的冲突蓄势待发。

“该吃东西了，”帕特里克抱起玛雅走向客厅，威廉和他父母跟在后面。一大盒玩具摆到了男孩面前，和平重新降临，至少是暂时的。

“嗨，大家好！”艾丽卡一下楼就来打招呼。她拥抱了客人们，又摸了摸威廉的小脑袋。

“谁要咖啡？”帕特里克在厨房里喊。三个人齐声说“我要”。

“婚后生活怎么样？”约翰坐在沙发上笑着问道，一手搂着身边的伊丽莎白。

“普普通通，没什么变化。只不过帕特里克老喊我‘太太’。有什么办法能让他闭嘴？”艾丽卡扭头冲伊丽莎白挤挤眼。

“你还是放弃吧。很快他的话题就会从‘太太’转移到政府方面去了。所以你就别抱怨啦。对了，安娜呢？”

“她在丹的家里，他们已经同居了。”艾丽卡煞有介事地扬起一边的眉毛。

“哦，真的？速度好快。”伊丽莎白也扬起眉毛。小道消息一般都有这种效果。

他们的谈话被门铃声打断了，艾丽卡连忙跳起来。“肯定是他们，或者是克里斯蒂娜。”后一个名字的音节之间简直有碎冰块咔咔作响。自从婚礼以来，艾丽卡和婆婆的关系愈发冷淡。这主要是由于克里斯蒂娜矢志不渝地奉劝帕特里克，一个有工作的大男人请四个月的父亲假是很不

合适的。但令她大失所望的是，帕特里克半步也不肯退让。其实真正坚持要在秋天亲自照顾玛雅的人正是他自己。

“嗨，是不是有个小姑娘过生日啊？”安娜在门厅里问道。每次听到妹妹如此欢快的嗓音，艾丽卡都满足得忍不住发抖。欢愉之情很多年来都与安娜的声音无缘了，而现在又回来了。

起初安娜担心艾丽卡得知她和丹相爱了，可能会很不高兴。但艾丽卡笑着打消了她的顾虑。艾丽卡和丹在一起，那简直是上辈子的事了，其间相隔有如永恒。纵然艾丽卡有那么一点怪怪的感觉，只要安娜重展笑颜，她也就很乐意略过自己的感受。

“我最喜欢的小姑娘在哪儿呢？”高大、金发、爱热闹的丹走进来找玛雅。他们俩的关系很不一般，玛雅立即就张开双臂、东倒西歪地向他奔去。“礼物？”她问道，可见她已经开始理解“生日”的含义了。

“小甜心，当然有礼物啦，”丹朝安娜点点头，安娜就变出一个裹着粉色包装纸、扎着银色绸带的大盒子。玛雅从丹的怀抱里挣脱，又开始徒劳地拆礼物。这次艾丽卡帮了她的忙，两人一起拿出一个眼睛会一张一合的大洋娃娃。

“娃娃。”玛雅开心地给了这份礼物又一个拥抱。然后她去威廉展示她最新的宝贝，不停念叨着“娃娃”，好让他知道自己抱给他看的是什么东西。

门铃又响了，片刻，克里斯蒂娜走进房间。艾丽卡不禁紧咬牙关。婆婆总是象征性地按过门铃后就闯进屋里来，她很讨厌这种做法。

送礼物、拆礼物的情景再次上演，但这回没那么隆重。玛雅犹豫着举起她在盒子里找到的小背心，然后又去翻包装纸，确认她是不是漏看了玩具。随即，她瞪大眼睛望着奶奶。

“上次我来的时候，注意到她的背心都快穿不上了，商店在打折，两克朗三件，我就给她买了几件。早晚肯定用得上。”克里斯蒂娜满意地笑了，似乎完全忽略了玛雅失望的表情。

艾丽卡差点忍不住要说，孩子第一次过生日就给她买衣服，实在蠢得

无可救药。虽然玛雅的失望之情显而易见，克里斯蒂娜仍然拿出了她一贯的批评论调：艾丽卡和帕特里克显然没能好好给女儿穿衣服。

“该吃蛋糕了。”帕特里克特别善于抓准时机、不露痕迹地将大家从尴尬的场面中解放出来。艾丽卡将她的不悦咽了回去，和众人一同加入吹蜡烛仪式。整整一年。他们的孩子一岁了。艾丽卡对帕特里克微笑着，帕特里克也回着微笑。在那一刻，生活是如此完美。

伯蒂尔·梅尔贝里重重地叹了口气。这些天他时常如此。

“伯蒂尔？”安妮卡在接待处那边急切地召唤他。梅尔贝里熟练地将近乎完全谢顶的秃头上垂下的那一绺发丝往后至一拨，勉强站起身。能令他俯首听命的女人少之又少，但安妮卡·延森是其中之一。现在他们这里又要多出一个女人。他再次叹气。为什么找个男警官这么难？他们非要坚持派女人来接替恩斯特·兰德格伦。真是悲剧。

梅尔贝里听见接待处有条狗在狂吠，不由皱起眉头。安妮卡该不会带狗来上班吧？她很清楚他对狗是什么态度。他得找她谈谈这事。

但前来造访的并不是安妮卡的某条拉布拉多犬，而是一条长满疥癣的野狗，毛色混杂，是条杂种狗。牵着狗的是个身材矮小的黑发女人。

“我发现它待在警局外面。”她带有明显的斯德哥尔摩口音。

“那它在这儿做什么？”伯蒂尔气冲冲地转身回办公室。

“这位是波拉·莫拉雷斯，”安妮卡连忙解释。梅尔贝里顿时转过身来。天呐。现在他想起来了，即将到这里工作的人有个西班牙人的名字。她体形娇小，矮而苗条。但她凝视他的目光可一点也不示弱。她伸出手。

“幸会。这条狗在外面乱跑，看它的模样，应该没有主人。至少没有一个能好好照料它的主人。”

她的言辞中带有一种不容分说的口气。伯蒂尔猜不透她在想什么。

“好吧，那带它去其他地方。”

“流浪狗哪儿也去不了。安妮卡都告诉我了。”

“是吗？”梅尔贝里问道。

安妮卡摇了摇头。

“那我看你只能带它回家了。”梅尔贝里只想让这条正往他裤腿上蹭的狗赶紧滚开。可那条小狗无视他的努力，没费力气就在他的右脚上坐了下来。

“不行，我们已经有一条狗了，她不喜欢同伴。”波拉平静地说，依旧以极具洞察力的目光紧盯着他。

“那你呢，安妮卡？它……和你那些狗做伴怎么样？”梅尔贝里的声音开始显得逆来顺受。为什么他总要处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看在上帝的分上，他才是这儿的领导！

然而安妮卡又摇摇头：“它们也受不了其他的狗。我可不能带它回去。”

“你得收留它，”波拉把绳子递给梅尔贝里。他被她的冒失之举震住了，乖乖接过绳子，于是那条狗往他腿上贴得更紧了，还可怜兮兮地叫了一声。

“瞧，它喜欢你。”安妮卡说。

“可我不……不能……”梅尔贝里结结巴巴地说，一时竟找不出合适的回答。

“你家也没养其他宠物，我会去这附近问问，看看是不是谁家走失的狗。不然只好再找个肯收养它的人。不能让它在外面流浪，会被车撞着的。”

梅尔贝里发现自己违心地向安妮卡的提议屈服了。

“好吧，好吧，真要命，既然你说得那么严重，我暂时留下这该死的狗，不过只能留一两天。而且我带它回家之前，你得给它好好洗个澡。”

“没问题，我在局里给它洗洗，”安妮卡忙不迭地说，“太感谢了，伯蒂尔。”

梅尔贝里咕哝着：“下次我再看见这条狗的时候，最好干干净净！不然它一步也不能踩进我的地盘！”

他气愤地跺着脚穿过走廊，砰地一声关上身后办公室的门。

安妮卡和波拉相视而笑。那条狗又叫唤了几声，美滋滋地朝门口摇着尾巴。

“玩得开心点。”艾丽卡朝玛雅挥挥手，不过玛雅完全无视妈妈，她坐在电视前的地板上看“天线宝宝”。

“我们会一起享受亲子时光，”帕特里克吻了吻艾丽卡，“接下来几个月这小家伙就交给我了。”

“你说得好像我要远航七大洋似的。”艾丽卡笑道，“午饭我还是会下楼吃的。”

“你在家上班行得通吗？”

“起码可以试试看。你们就当我不在家。”

“没问题。只要工作室的门一关，对我而言你就不存在了。”帕特里克朝她挤挤眼。

“嗯。好吧，回头见。”艾丽卡边说边上楼，“反正试试也无妨，我不需要正儿八经的办公空间。”

她走进工作室，关上门，心情复杂。她花了整整一年在家照顾玛雅，渴盼着将这工作移交给帕特里克的这一天，然后就可以重回成人世界了。

她带着几分敬畏之情坐到电脑前，按了开机键，愉快地听着那熟悉的嗡嗡声。她那本关于真实犯罪案例的新书，截稿时间是二月份，但她已经在夏天做了一些研究工作，现在可以动笔了。她打开命名为“伊莱亚斯”的 Word 文档——那是此案第一个受害人的名字——手指搭上键盘，却被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打断了。

“抱歉，打扰一下，”帕特里克推开门，探头瞄着艾丽卡，几绺头发垂到额前，“玛雅那件拉链外套你放在哪儿啦？”

“在烘干机里。”

帕特里克点点头，关上门。

她又把手指放上键盘，深呼吸。敲门声又来了。

“对不起，我答应过不吵你的，可我得问问，玛雅今天该穿什么衣服。外面很冷，但她总觉得太热，那会不会很容易感冒……”帕特里克怯怯地问。

“一件薄衬衣，一条裤子，再穿上那件拉链外套，就够了。她经常戴那顶薄棉布帽。”

“谢谢。”帕特里克关上门。艾丽卡正要输入第一句话，就听见楼下传来几声尖叫，旋即乱成一团。她听了两分钟，推开椅子，走下楼去。

“我来吧。伺候她穿衣服能要人命。”

“太好了，我就知道。”帕特里克正吃力地把外套往又吵又闹百般挣扎的玛雅身上套，一听这话，连忙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

五分钟后，他们的女儿板着脸，不过穿戴妥当了。艾丽卡亲吻了女儿和丈夫，催他们赶紧出门。

“多逛一会儿，让妈妈安安静静工作。”她说。帕特里克好不尴尬。

“都怪我。转换角色可能要花好几天，不过到时候你想要多安静都没问题，我保证。”

“真好。”艾丽卡说。她目送两人走远，紧紧关上门，给自己倒了一大杯咖啡，回到楼上的工作室。终于可以开工了。

“嘘……别吵。”

“有什么关系啊？我妈妈说他们都不在。夏天谁会那么勤快地收邮件。他们好像全忘了，所以从六月开始她就一直替他们收邮件。别紧张，声音再大都没关系。”

马蒂亚斯笑了，但亚当仍将信将疑。不管马蒂亚斯怎么说，这座老房子还是有些阴森，那些老人也有点诡异。他可不想冒险。

“我们怎么才能进去？”惧意把他的嗓门抬高了八度，他虽痛恨这一点，却控制不住。

“再看看。肯定有溜进去的办法。”

“你这么说，是不是因为你经常闯进别人家啊？”亚当忍俊不禁，但还是可以压低嗓门。

“嘿，我干的好多事你还不知道呢。”马蒂亚斯大声说。

噢，也对，亚当心想。但他不敢顶撞他的朋友。马蒂亚斯有时需要故

作强硬，亚当也就顺着他。至少他不想就那种话题和马蒂亚斯争论不休。

“你猜他家里藏了什么？”马蒂亚斯两眼放光。他们在房子四周缓缓绕圈，寻找可以突破的窗户，任何能让他们进屋的入口都行。

“不知道。”亚当紧张地连连回头张望。每多过一秒钟，他对眼下这种局面的厌恶之情就增加一分。

“说不定有一堆纳粹的纪念品。如果他有军装之类的东西呢？”马蒂亚斯的声音中透出毋庸置疑的热情。自从做了一次关于德国党卫军的作业之后，他就入了迷，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与二战和纳粹相关的资料。大家都知道路边那位邻居是德国和纳粹方面的专家，所以马蒂亚斯忍不住想探一探他藏有哪些宝贝。

“但他家里也许没有那种东西。”亚当明知规劝必定无效，还是忍不住要唱唱反调，“爸爸说他退休前是历史老师，所以家里可能也就是许多藏书什么的。他未必就有那些刺激玩意儿。”

“马上就知道了。”马蒂亚斯指着一扇窗户，眼中闪现胜利的光芒，“瞧，那扇窗户开了条缝。”

亚当沮丧地发现，马蒂亚斯说对了。他一直默默巴望着他们找不到任何可能进屋的途径。

“只需要拿个东西把窗户顶住。”马蒂亚斯四下一望，选中了一条落在地上的窗钩。

“好，试试看。”马蒂亚斯高举窗钩，如同外科手术般精准地将一端插进窗户的一角。他咒骂了几声，却没有奏效，窗户纹丝不动。“见鬼。肯定能行。”他吐出舌头，再次用力。一面要将窗钩举过头顶，一面还得发力，可没那么容易。他很快气喘吁吁，最后总算又把窗钩往里多插了半英寸。

“他们会发现有人闯进去的！”亚当无力地抗议，可马蒂亚斯似乎没听见。

“我非得撬开这该死的窗户不可！”汗珠滚下他的脸颊。他再度发力，窗户猛地被顶上去了。

“成功了！”马蒂亚斯握拳庆祝，然后一脸激动地转向亚当。

“帮我一把。”

“说不定可以用什么东西爬上去，梯子或者……”

“得了吧，你推我上去，然后我再拉你上去。”

亚当乖乖地挪到墙边，摊开手为马蒂亚斯搭了个人梯。马蒂亚斯的鞋底陷进掌心时，他不禁一缩，但还是忍着疼将他的朋友举上去了。

马蒂亚斯攀住窗沿，往上挺身，一只脚先翻上窗台，然后是另一只。他皱起鼻子。老天，什么味道啊，一股恶臭。他撩开百叶窗，往屋里窥探。这个房间看着像书房，但所有的百叶窗都放了下来，所以屋里十分昏暗。

“嘿，里头闻着像个粪坑。”他捏住鼻子，回头看着亚当。

“那我们还是撤吧。”下方的亚当眼中又燃起一丝希望。

“不行，他妈的。进去以后再说。现在才开始有点意思呢！来，抓住我的手。”

他松开鼻子，紧握窗沿，把右手伸给亚当。

“你怕了？”

“算我倒霉。”亚当抓住他的手，马蒂亚斯奋力一拽。一开始似乎没用，但亚当很快也攀住窗台，马蒂亚斯便纵身跳进房里，为亚当腾出空间。他落地时脚下响起怪异的噼啪声。他低头看看地板，上面覆着什么东西，但光线太暗，看不清。估计只是一些干枯的落叶。

“怎么搞的？”亚当也跳下来，但他同样分辨不出那噼噼啪啪的声音来自何处。“见鬼，臭死了。”他被恶臭熏得差点儿窒息过去。

“我不是说过了嘛。”马蒂亚斯抢白。他渐渐习惯了臭味，不那么在意了。

“让我们看看那老头在这里藏了什么东西。把百叶帘拉开。”

“可如果有人看见我们呢？”

“谁他妈的会看见？卷起这该死的百叶帘。”

亚当照办了。百叶帘嗖地一声卷上去，明亮的光线射进房间。

“这屋子不错，”马蒂亚斯怀着敬畏之情四下张望。四面墙都立着书

架，从地面直抵天花板。房间另一头是一张很大的书桌，还有一张老式椅子，半转过去，高高的椅背对着他们。亚当近前一步，但噼啪声又从脚下传来，于是他低头一看，这次终于看出他们踩着的是怎么了。

“这……”地板上密密麻麻覆盖着一层苍蝇。恶心的黑蝇尸体。窗台上也覆盖着苍蝇，亚当和马蒂亚斯不假思索地在他们的裤子上擦起手来。

“见鬼，好恶心。”马蒂亚斯做了个鬼脸。

“哪儿来这么多苍蝇？”亚当惊愕地盯着地板。死苍蝇。令人作呕的恶臭。他想抛开那个念头，但目光已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到写字椅那里去。

“马蒂亚斯？”

“干什么？”他朋友听起来很不耐烦。马蒂亚斯正寻找落脚之处，免得踩上一堆又一堆的死苍蝇。

亚当没有回答。他反而缓缓地走向那张椅子。

“哎，什么事啊？”马蒂亚斯说。但当他发现亚当正浑身紧绷、高度戒备地往前挪动时，顿时噤声了。

离椅子还有一步半的时候，亚当便伸出手去。他用力一按，将椅子往左一拨，让它自己旋转起来。他后退一步。椅子缓缓转过来，渐渐展出正面坐着的東西。亚当听见身后的马蒂亚斯大口呕吐。

那双湿润的大眼睛紧跟他的一举一动。梅尔贝里想尽量无视那条狗，但只成功了一小半。

“好吧，给你起个什么名字呢？”梅尔贝里觉得和四肢着地的生物对话真的很愚蠢。但这条狗得有个名字。他左思右想寻觅灵感，但脑子里还是只有那些用滥了的犬名在打转：硬币、斑斑……不行，都不好听。随后他咯咯一笑，有了个好主意。说实话，不得不开除恩斯特·兰德格伦之后，他还有点想念那家伙，不算特别想，但至少有一点点。不如就叫这条狗恩斯特吧？还有点幽默呢。他又笑了几声。

“恩斯特。你觉得怎么样，老弟？挺好的，是吧？”他又拉开抽屉，拿出另一块椰子棉花糖。恩斯特当然应该再吃一块。如果狗发福了，也不是

他的错。过几天安妮卡可能会找到收养它的人，所以一次吃一块还是两块糖果都没区别。

电话突然响了，他和恩斯特都吓了一跳。

“我是伯蒂尔·梅尔贝里。”起初他听不清电话那头说些什么，对方嗓门很高，非常激动。

“抱歉，请你说慢一点。刚才你说什么？”他努力倾听，最后才明白了，不由扬起眉毛。

“你说有一具尸体？在哪里？”他在椅子上坐直身体。刚刚起名为恩斯特的狗也坐直了，竖起耳朵。梅尔贝里在面前的笔记本上记下地址，用一句“待着别动”结束了对话，然后一下子跳起来，恩斯特紧紧跟随。

“留在这儿。”梅尔贝里的话音中带着不同寻常的威严。大大出乎意料的是，狗居然登时屏息静气，等待下一步指示。“留下！”梅尔贝里赌了一把，指着警局墙角里安妮卡为这条狗准备的篮子。恩斯特不情愿地听命走到篮子里躺下，脑袋搭在前腿上，用受伤的眼神望着他的临时主人。一种奇特的满足感顿时涌上伯蒂尔·梅尔贝里心头，总算有人肯听他吩咐了。这次发号施令使他精神抖擞，冲进走廊大吼：“接到报警，发现尸体！”

三个脑袋从三扇不同的门里探出来：一个是红色的，马丁·莫林；一个是灰色的，戈斯塔·弗莱格尔；还有一个是乌黑的，波拉·莫拉雷斯。

“尸体？”最先跑进走廊的是马丁。现在就连安妮卡也从接待处过来了。

“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刚刚打电话来报告的。显然他和同伴玩耍时决定偷偷闯入位于夫雅巴卡和汉博桑德之间的一座房子，在里面发现了一具尸体。”

“是房子的主人？”戈斯塔问道。

梅尔贝里耸耸肩：“我只知道这些。我让男孩们待着别动。现在我们就开车过去。马丁，你和波拉开一辆车，戈斯塔和我坐另一辆。”

“要不要叫上帕特里克？”戈斯塔小心地问。

“谁是帕特里克？”波拉的目光从戈斯塔移向梅尔贝里。

“帕特里克·赫斯特罗姆，”马丁解释，“他也在这儿上班，但请了父亲假，从今天算起。”

“为什么要叫上赫斯特罗姆？”梅尔贝里愤怒地斥责道，“这里有我呢。”他傲慢地说，然后快步奔向车库。

“哎哟哟。”梅尔贝里走远后，马丁嘀咕着。波拉疑惑地一挑眉毛。“噢，别在意，”马丁连忙道歉，但忍不住又补上一句，“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明白。”

波拉依然不明所以，但没再追问。她渐渐开始了解警局里的工作动力从何而来了。

艾丽卡叹着气。光标在她的 Word 文档中闪烁，半小时过去，她一个字母也没敲。每次她都得接受这种折磨的洗礼，就像生孩子。但今天她感到尤其怠惰，她漫不经心地往嘴里丢了一块巧克力来安慰自己。她盯着书桌上电脑旁的那叠日记。母亲流畅的笔记撩拨着她的注意力。她缓缓伸手拿过第一本日记，在手里掂了掂。很薄，就像小学生用的那种小本子。艾丽卡的手指抚过封面。名字是用钢笔写的，但年深日久，蓝色的墨水已明显褪色。“埃尔西·莫斯特罗姆。”那是她母亲出嫁前的姓名。嫁给艾丽卡的父亲以后，她就改姓菲尔克了。艾丽卡慢吞吞地翻开日记，内页有浅蓝色的格线。第一页顶端写着日期：一九四三年九月三日。第一个句子映入眼帘：

“这场战争永远不会结束吗？”

夫雅巴卡，一九四三年

“这场战争永远不会结束吗？”

埃尔西咬着笔尖，思索着接下来要写什么。她该如何将自己对这场战争的思绪付诸笔端？战争还未蔓延到她的祖国。写日记的感觉很奇